

蛇

SHEGUO TANMI

劳伯勋 著



国

秘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秘

蛇 国 探 秘

劳伯勋 著
王 强 图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NA82/0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蛇国探秘/劳伯勋著. —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1.5

ISBN 7-5337-2125-X

I. 蛇… II. 劳… III. 蛇-普及读物
IV. Q959.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8179 号

*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新闻出版大厦)

邮政编码:230063

电话号码:(0551)2825419

新华书店经销 肥西新华书刊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875 插页:4 字数:162千

2001年5月第1版 200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3 000

ISBN 7-5337-2125-X/Q · 33 定价:13.80元

(本书如有倒装、缺页等问题请向本社发行科调换)

▼这幅色彩斑斓的图案，是由一条头部居中而盘的印度大蟒蛇所构成的，此蛇长度约6米。



s
h
e
g
u
o



t
a
n
m
i



s
h
e
g
u
o



t
a
n
m
i

► 生活于非洲赤道森林中的树蛙(*Atheris hispida*)，擅长伪装，其体与树叶颜色仿佛，而其鳞片伸长、扭翘，像披挂的叶片。更奇的是它休息时，身体向前，后部保持着一个角度，像折断的树枝。这对它避敌、捕食十分有利。

► 南非洲产的 *Dipsadoboa aulica*，此蛇窜行树丛中吃壁虎和小蛙，图中示它正吞食芦苇丛中的一种蛙。



◀ 睫毛蝰蛇(*Bothriechis schlegelii*)是一种产于中美洲的毒蛇。蛇无毛发，何来“睫毛”之名？原来，它的每个眼睛上有簇棘状仿佛睫毛的鳞片。





◀ 这些蛇缠绕在树枝上进行交配。它们是体色和形象仿佛的巴布亚绿树蟒(*Chondropython Viridis*)和亚马逊树蚺(*Corallus caninus*)。它们将尾巴缠到邻近的蛇身上去求爱。

▼ 玉米锦蛇(*Elaphe guttata*)可以有包括白色在内的种种颜色的变异。



▼ 产于北美洲的狐蛇(*Elaphe vulpina*)正在吃田鼠。田鼠的后腿和尾巴还赫然在目。



► 偷渡到关岛的棕色树蛇,由于适宜的气候和充足的食物成了当地称王称霸的暴发户。从这一特写镜头可以看出,其瞪大的炯炯双目具有极强的视觉,而那弓身的强劲姿势显示了它战胜敌害的能力。



s
h
e
g
u
o

t
a
n
m
i



s
h
e
g
u
o



t
a
n
m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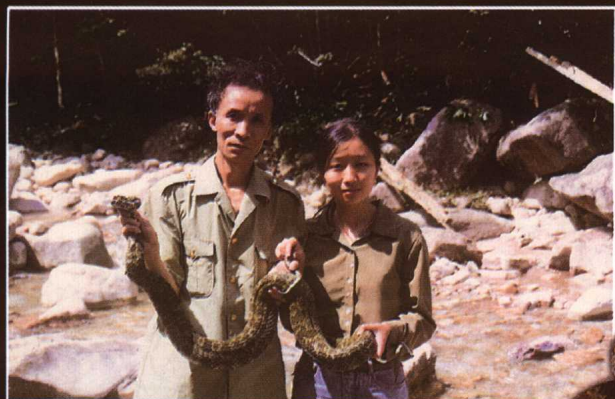
▶ 虎视眈眈的黑色印度眼镜蛇



▼ 亚马逊林蟒 (Corallus enhydrys) 在其成长过程中吃的动物, 开始是小型的蜥蜴, 之后是较大的鸟类和哺乳动物。



▲ 食卵蛇 (Dasypeltis inornata) 专吃鸟蛋。左图示蛇刚吞入蛋时, 右图则示蛇在其喉头将蛋壳压碎, 而后饱餐一顿。



◀ 莽山烙铁头蛇的发现者陈远辉(左)和他的女儿在考察途中



▲ 莽山烙铁头蛇



◀ 具有特殊保护色的莽山烙铁头蛇与周围环境几乎一致



s
h
e
g
u
o

t
a
n
m
i

▶ 正在产卵的莽山烙铁头蛇





山顶盘着一条
头耀光华的似龙大
蛇，山麓两人正缘蛇
尾攀登而上……这
一画面表现与佛教
结缘的传说。(泰国)



红脖游蛇(老挝)



奶蛇(老挝)



黄斑林蛇(老挝)



点斑锦蛇(老挝)



林蚺(古巴)



马来环蛇(越南)

各國蛇票



白唇竹叶青(澳門)



金环蛇(澳門)



南洋竹叶青(越南)



非洲岩蟒(莫桑比克)



白腹蝰(布基纳法索)



一个蛇头的特写
(苏利南)



希腊神话中众神的使者
赫尔梅斯。他手持魔杖，杖上
缠有两蛇。(安提瓜)

各國蛇票



各國蛇票



五步蛇(越南)



左侧地球仪中
央，缠蛇于杖是医学象
征的徽标(苏联)



甲面蛇(苏联)

蝮
(尼加拉瓜)

美洲个头最大的毒蛇——巨



巴西珊瑚蛇(尼加拉瓜)



烙铁头(越南)



绿瘦蛇(柬埔寨)

敦促科学与文学的“联姻”

——《蛇国探秘》序——

秦 牧



科学文艺之花，这些年来，是开得越来越灿烂了。

虽然最近 100 多年来，科学文艺才在世界文学中成为一个独立的分支，但是它发展的势头很猛。在好些工业国家，它已经在出版物中雄踞一席，精彩之作，印数可以和畅销小说媲美。我国这方面的创作活动，起步迟了

一些，现在正在急起直追之中。解放初期，我国知名的科普作家，寥寥可数。这些年来，已经比较多地涌现了。好些大城市的“科普作协”集会的时候，常常有好几百人参加，济济一堂，气氛热烈。可见，大家对科普读物是越来越重视了。现代化的建设事业，要求社会和学校培养出大批大批的科技人才，而怎样像磁石吸铁似的，使千千万万的人热爱科学，跨进科学研究的门限呢？娓娓动听，情趣盎然的科普作品，不待说，在这方面可以担任一个重要的“向导”角色。

尽管科普读物的重要性，越来越为人们所理解了，它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它的出版规模，它的作者队伍，严格来说，仍然和时代的要求不能相称。许多科学工作者不擅于用生动活

泼、引人入胜的文笔写作这种读物，文学工作者又很少有人跨进这个领域，科学和文学工作者合作写书的，更寥若晨星。这样，就使得好些出版社订好的科普读物出版计划，虽然十分庞大，但却常常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作者，因而使出书计划打了折扣。有若干科普作品，虽然印出来了，但由于不够生动，缺乏情趣，销量也并不怎样可观。这些，可以说都是问题。

出路何在呢？说句俏皮话，应该敦促科学和文学“联姻”，科学家多学点文学，作家多学点科学，这样，局面就比较容易改观了。

我乐意给这本《蛇国探秘》作序，原因是，这本书写得谈笑风生、趣味洋溢，颇有它的特色，而科学性又很高。所以能够这样，正是因为作者劳伯勋同志，本身既是一位科学工作者，又酷爱文学，较擅长于运用文学手段写作科学文艺的缘故。

劳伯勋曾经在浙江医科大学蛇研组工作过，现在是暨南大学生物系的老师。他虽然也研究花卉树木之类的课题，但是多年来主要的研究项目却是蛇和蛇毒。他除了在实验室里工作外，还经常到北国和南疆的野外考察蛇的生态，并多次参加全国性的蛇类研究学术会议。这虽然只是一本通俗科学文艺作品，但是为了写它，作者却是花了好几年的功夫的。近年来，他在其他教师的配合下，还亲自饲养蛇类，进行细致周密的观察，积累了许多第一手的资料。每次他对我谈起蛇类的许多生活秘密的时候，总是眉飞色舞，“逸兴遄飞”。他是一个科学迷，为了养蛇孵蛇，曾好几次被大小毒蛇咬伤，幸得施药及时，避免了灾难。当他拿出自制的色彩斑斓的“蛇皮书签”给我看时，我也禁不住

击节赞赏了。我总觉得，不论研究什么学问，做任何事情，如果能够达到入迷的境界，不管花费多少时间、精力，都锲而不舍的话，是一定可以搞出一些名堂来的。本书作者就是这样的一位蛇迷。他能够在这面积累相当丰富的知识，决不是偶然的事。

蛇出现在地球上的历史已经十分悠久了，它比人类的资格老得多吧！直到今天，地球上除了极少数的岛屿和南北极外，平原、高山、海洋、湖泊，到处都有它的踪迹。这个庞大的蛇的家族，它的纷繁的种类，古怪的形貌，令人吃惊的剧毒，骇人听闻的吞食量，它的灵敏的嗅觉，蜿蜒爬行的模样儿，从古到今，都使人类感到惊奇。蛇的图腾崇拜，遍及于古代的中国、埃及、印度以及世界许多地方。不过，在中国，它被加以改造，以它作为基调，加上其他各种动物的特征，变幻为“龙”的形象罢了。直到今天，世界上仍有许多民族崇拜蛇的图腾，我国台湾高山族就仍然保持着这样的风习。在西洋，蛇固然被人视为罪恶的象征，但也由于它在罗马、希腊神话中曾被渲染过的缘故，又常常被人作为医药、智慧的标志。至今世界卫生组织的徽记中，就仍然留下了蛇的图像。历代人们，不管对蛇类崇拜也好，赞美也好，仇恨也好，恐惧也好，这都错综地表示了对于蛇类感到惊异的心情。至今，科学昌盛了，但是人们面对着蛇，仍然常常有神秘之感，并不时对它发出许多疑问：

“为什么它没有脚却能爬行呢？”

“为什么它能吞下比它的头大好几倍的动物呢？”

“它的毒液何以这样厉害？”

“它为什么能够绝食一两年不死？”

“它何以能够预报地震？”

“小眼镜蛇一孵出来就有毒液吗？”

等等，等等。

这本书，从各方面介绍了有关蛇的知识，因而也就连带解答了人们心中的许多关于蛇的问题。

《蛇国探秘》，虽然是一本通俗的科学文艺书，但是具有严肃的学术性。作者采纳了我国研究蛇类学者们的一些研究成果，并且引用了他自己观察、实验所得的若干第一手资料。这是增强本书学术性的一个原因。例如，我国研究蛇类的学者们，根据各处发生地震之前许多天，都发生蛇类出洞僵卧或乱爬的异象，布置一种特别的“震前环境”，灌注少量二氧化硫、硫化氢、二氧化碳、甲烷之类的气体，察看蛇类的反应，终于初步弄明白蛇所以能够预报地震，和气温的变化以及震前这类气体在空气中出现一定的含量存在密切的关系。又如，民间有“毒蛇越小越毒”、“癞蛤蟆的蟾酥能够克制毒蛇”之类的说法，本书作者从他被刚孵出壳的小眼镜蛇咬过，伤口仅仅稍为红肿的事实，说明小毒蛇的确刚孵出壳来就能咬人，但是它的毒液是随着它的成长而逐渐增强浓度的，小毒蛇决不是特别厉害。至于癞蛤蟆呢，眼镜蛇最喜欢吞食它，丝毫不害怕它的“蟾酥”，这就说明民间的这些传说并无根据。

在叙述上，作者注意到事物的各种复杂状况，避免把某些事情讲得过分绝对，也是本书的一个优点。例如：有人被某种毒蛇咬了，可以致命；有人被同样的毒蛇咬了，伤口却只是稍微红肿而已。原因是：如果毒蛇刚刚使用过它的毒液去咬死过什么生

物，毒囊中毒液储量大减，它的伤害人的程度就降低了。又如，习惯的说法是，毒蛇的头呈三角形，一般这样讲是可以的，但如果把它绝对化起来就不对了。有些无毒蛇也有头呈三角形的；而眼镜蛇、银环蛇、金环蛇等毒蛇，头却又是椭圆形的。本书注意到辩证地分析这类事物，正是它的科学性的一个体现。

《蛇国探秘》，在叙述上不时穿插了许多科学趣谈、历史掌故、风俗逸闻、民间故事，特别是采用了世界近年各地有关蛇的新闻，这就使得它增强了文笔情趣和时代色彩。在叙述各种科学道理的时候，还注意随时插进生动的描绘和有趣的譬喻，谁都知道，这种文学手段的运用，可以使作品叙述的事物更加清晰，增强了形象的魅力。例如，在谈到蛇所以能够吞下比它的头部大许多倍的动物的时候，他这样譬喻道：“比如我们人吧，嘴巴只能够张大到 30° ……蛇的嘴巴竟可能张大到 130° 甚至 180° 呢！原来，我们人的嘴巴的骨骼，各关节之间是用榫头联结成的，可是蛇却用韧带相联系。不妨做这样的试验，我们烧饭时用的火钳，由于用榫头镶嵌着，火钳嘴就不易张大。如果我们把火钳分成两片，在榫头的地方缚上橡皮筋，这一来就可开张自如的了。”经这么一比喻，道理就显得很清楚了。又如，在谈到蛇类预报地震的本领的时候，作者这样写道：“尽管地球上动物王国的居民多达 150 多万种，可是要从中招收一些‘地震预报员’倒也难。经过科学家的认真查访，只找到数十种，考试后，高中头名状元的却是蛇类。”这样的文字，读起来自然就饶有趣味了。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读这本《蛇国探秘》的时候，觉得不但吃力，而且颇有一种乘船顺流而下、一泻千里的快感。

我以为这样的科普读物是比较成功的。看到一批批新的科普作家在成长起来，的确是令人高兴的事。我们期望有更多的科学工作者跨进科学文艺创作的领域。